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列谈

中国宫灯，映出传统工艺精粹的华彩

赵赢赢

“灯摇虹彩张华堂，月散瑶光满禁城。”中国宫灯历史源远流长，早在商周时期已有其相关记述，现出土的宫灯实物，可追溯至战国时期乃至更早。漫漫数千年来，宫灯伴随着社会的演进而不断发展，至清代时达到历史高峰，其选材丰富、制作精巧、造型多变、绚丽雍容，凝结着智慧巧思与精绝技艺。

正在北京光科技馆展出的“张灯结彩——故宫博物院藏宫廷灯具珍品展”上，九盏精心修复的宫灯首度亮相，以作为中华民俗重要内容的年、寿、婚三大节事为切入口，带领人们重温宫灯承载的中华文明记忆。观历史中的宫灯，不仅是在品味中国工艺精粹的华彩，亦可知其寄托着人们对光明幸福的希冀，表达着对欢庆盛事的祝愿，传递着对国运昌隆、物阜民安的祈愿。这是一份沉甸甸的物质文化遗产。

■ 通高十余米的万寿灯是明清宫廷新年时安设的，以红漆髹饰的庆成灯则是清宫元宵期间专用于祭祀祖先的

辞旧迎新之际，自然少不了宫灯，部分宫灯也成为年节仪物，被赋予不同的吉祥寓意。仅灯迎春，为天下过年增添高潮。

万寿灯即为明清宫廷新年时安设的一种大型仪灯，也是皇宫里所独见的风景，每年腊月二十四至正月末期间使用。清宫万寿灯体量高大，通高10米余（三丈三尺），其由石座、灯柱、灯联、灯串四部分组成。石座高1米余（三尺五寸），由青白石制作。灯柱由巨型大木等制作，柱上漆彩绘云龙纹，顶端安重檐亭、仙人风扇、云龙挑头等。每座万寿灯配灯联八幅，灯联长约5米，刺绣制作，上为万寿灯词。每座万寿灯又配灯串八挂，每挂上八盏灯笼，上下首尾相连。

安设万寿灯是清代天家过年重要的节庆仪式。上万寿灯时，先在乾清宫与宁寿宫前的丹陛石上树立灯柱，仅此步骤动辄需数十人完成。灯柱树立完毕，先于柱顶龙头之下悬挂灯联，灯联分八个方向悬挂，内容各不相同。至除夕、元旦、正月十一日、十四日、十五日、十六日，再行将灯联换下，改挂灯串。灯串同八个方向悬挂，每挂八盏灯笼，由大小不同的六盏万寿灯、一盏葫芦灯、一盏鱼瓶灯上下串联而成，灯笼均由羊角制作，五彩装饰。

从此次展出的万寿灯及灯联小样中，人们即可窥见此类宫灯的神采。清代万寿灯制作时，需先制作小样送皇帝呈览，皇帝御览提出意见后，方可进行制作与修改。灯联小样其形式与内容与万寿灯灯联无异，仅尺寸等比例缩小。

庆成灯则是清代宫廷中专门用于元宵节期间用于祭祀本朝祖先的一类宫灯，仅在太庙、奉先殿及寿皇殿等三处供奉与祭祀清朝祖先帝后的庙堂进行张挂。庆成灯寓意功德成、福祿终成，以庆成先祖功德之崇伟，以挂灯奉历代功业之建成。这类灯以喜庆热烈的红漆髹饰，上以描金进行装饰，灯身整体为吉利式（葵葵），上嵌角片，角片内彩



▲ 盆景式桌灯
▼ “张灯结彩”展览现场，中间陈设的为金大元宝喜字灯



绘描金龙纹。以庆成灯作为祭祖用灯，并于阖家团圆的元宵节前后行仪张挂，表达出清代皇族谨记先辈创业艰难、继承祖辈丰功伟绩、法祖敬天的精神，及慎终追远、敬谨诚孝、垂范天下的态度。清廷十分重视庆成灯祭祀，关于庆成灯上灯数量、具体位置等均作明确规定，并以《会典》等形式记录，成为国家典制，不少君主还会再在即位后对庆成灯祭祀细则作出重申或修改，以形成本朝的庆成灯祭祀方式。

■ 万寿盛典期间，以花篮灯献瑞，以葫芦灯寓意福祿康宁，既传递对君主万寿的喜悦庆祝，又寄托对国运昌隆的美好祝愿

清代皇帝寿辰称万寿节，它与元旦、冬至并列为一年中宫廷最为重要的三大节日。万寿盛典期间，举国欢腾、普天同庆，京城各大街衢巷尾华灯密布、浩浩荡荡，呈现一派恢弘华美的壮丽景象。隆办万寿，既表示功德庆成、继往开来，又实现与民同欢、激聚民志，亦能够彰显国力、敦睦世风。宝灯纷然，既传递对君主万寿的喜悦庆祝，又寄托对国运昌隆的美好祝愿。

描绘记录清帝万寿的《康熙万寿图》《乾隆万寿图》等中均有不少花篮灯出现。故宫现藏的一件花篮灯即采用插花灯笼作为灯体造型，该灯分花篮灯身（内部设蜡杆）、花卉及灯穗三部分。花篮灯身为紫檀雕制作，分六面，每面各镶嵌一块青白玉牌，上雕蝙蝠、葫芦与盘肠，寓意福祿绵长，玉牌周围镶嵌染色象牙瓜雕绵纹，寓意子孙昌盛。花篮灯身的外侧沿口沿处，上部装饰一圈楠木雕卷草龙纹，下部装饰一圈象牙染（绿）色雕如意云头纹，十分精巧，花篮内侧沿口沿处嵌有铜鎏金花口，花枝插在此铜鎏金花口内。花篮内有以碧玺、珊瑚、玉、水晶等制作而成的梅花、茶花、芙蓉、菊花等。众花之中，一朵青金石制作的蓝菊颇为引人注目。蓝色菊花少见，选用蓝菊作饰并非匠师臆造，乾隆皇帝曾作诗：“萼承露叶受风斜，那识东篱处士家。虽是此花名冒菊，可还有出蓝花。”言及在避暑山庄中发现有蓝色菊花，表示十分惊奇。

在皇帝万寿盛典之中，葫芦灯也是常用灯具之一，其灯作葫芦式造型。葫芦，谐音“福”“禄”，具有“大吉福禄”“福祿康宁”等吉祥寓意。此次展出的是一件铜胎画珐琅嵌玻璃大吉葫芦式挂灯，其宝盖、灯身框架以及灯穗吊挂牌均以铜胎画珐琅工艺制作。在康熙皇帝的主导之下，原本在欧洲地区仅施用于金属胎上的画珐琅，在中国与陶瓷胎、紫砂胎相结合，发展出珐琅彩瓷器、紫砂胎画珐琅等，形成独具中国风格的画珐琅艺术新发展。

鱼，寓意年年有余、吉庆有余、鱼跃龙门等，也被广泛用于万寿节庆活动与日常陈设中。此次展出的一件角质红双鱼挂灯，分宝盖、灯身与灯穗三部分，宝盖为楼门式，木胎髹漆，檐角垂料珠穗子。灯身为红双鱼式，外部以花丝镶嵌作框，内部安角质灯罩，角质灯罩内描金彩绘鱼鳞、鱼鳍纹。角灯制作工艺是中国的传统手工制作工艺。角灯罩罩透如薄纱，防风轻便，相较于玻璃等材质，其质性更为稳定、不易炸裂，相较于纱、木等材质，其透明性更好，且不易燃烧。角灯制作工艺使用牛羊犄角为原料，先将其进行分割、刨削，再制薄、热融、拼接、粘合、塑形并上色。此灯红双鱼灯身下为紫檀雕海水波浪纹，底座下垂垂丝圈围一圈，围子下垂料珠穗子，设计巧妙，暗合鱼跃龙门之意。

■ 在清帝大婚的重要场合，宫灯既被用作装饰陈设，又出现于皇后妆奁中，同时也是典礼中的仪仗与照明

宫灯是清帝大婚典礼器用中不可缺少的内容。清帝大婚，不仅意味着个人修、齐、治、平的成长，而且往往伴随着国家政权的转移，亦攸关着王朝统治的续传，因此是清代最为隆重的

国家典礼之一。在这一重要场合，宫灯既被用作装饰陈设，又出现于皇后妆奁中，同时也是典礼中的仪仗与照明。

现身此次展览的一件双喜字羊角手把灯，即为同治帝大婚时婚成册立礼与奉迎礼中使用。此灯由灯罩与灯座两部分组成，灯罩羊角制作。册立礼为迎皇后入宫之前，皇帝先至太和殿阅看册封皇后的金册、金宝并接受百官叩拜等礼仪。同治大婚典礼此过程中，太和殿周围后左门、后右门等七门处，均设这种羊角手把灯，每门一对，由专人执拿。奉迎礼即迎皇后凤舆入宫等礼仪。同治皇后阿鲁特氏凤舆入宫经北京中轴线的大清门、端门等各门，均由执灯官持拿这种羊角手把灯于道路两侧及城内部侍奉皇后驾到。大婚典礼结束之后，此种羊角手把灯还可作为日常用品，陈设于后宫各殿中用于照明与装饰，据记载，它曾被陈设于坤宁宫、体和殿、储秀宫、庆云斋、道德堂、平康室、丽景轩等多处。

展览中的一件紫檀嵌玻璃龙凤同合纹桌灯，为同治大婚时皇后阿鲁特氏的妆奁内容。皇后妆奁即皇后大婚时的嫁妆。民间新娘嫁妆一般由女家筹备，而皇室则不同，清代皇后的嫁妆全权由皇家（男家）筹办，方得集天下之精工物料。皇后妆奁准备好后，事先

送至皇后府邸，大婚时再从皇后母家抬入皇宫，走一个嫁妆入宫的过场儿。因当时负责备办的粤海关未能如期将桌灯等备好，运送至京城，内务府遵办处灯裁作赶制出了紫檀玻璃心画五彩桌灯四对，并为其并配杉木灯箱。此件展品即为四对桌灯中的一件。直至光绪年间，这四对桌灯仍被陈设于坤宁宫东暖阁（即大婚婚房）之中。后至溥仪时期，从当时所摄照片中可见坤宁宫东暖阁炕桌上仍然陈放着此灯。由上说明，桌灯很有可能经历了两位皇帝、一位逊帝的大婚典礼。直到今天，故宫坤宁宫原状日常陈设展览中，此种灯依然如旧陈设。

同治款金大元宝喜字灯也是同治皇后妆奁内容。此次展出的为蜡杆组合式，通体鎏金，由元宝与双喜字上下组合而成，表面篆刻有团寿纹、流云纹、双喜字等。由《光绪大婚典礼档》以及《光绪大婚图》中可见，光绪皇帝大婚时的嫁妆。民间新娘嫁妆一般由女家筹备，而皇室则不同，清代皇后的嫁妆全权由皇家（男家）筹办，方得集天下之精工物料。皇后妆奁准备好后，事先

（作者为故宫博物院青年学者）

《文会图》所展现的宋人茶道

黄杰

《文会图》是一幅重要的宋画传世之作，具有多方面的历史文化价值。有关此图的话题，已逐步成为热点，下面我们单从茶道方面，再作一些有趣的补充。

此图描绘一群文士正在园中欢会。八个文士围坐于一张巨大的黑漆方桌旁，其中一人正打着瞌睡，联系到图右上宋徽宗所题“儒林华国古今同，吟咏挥毫醉醒中”，可知其人正在醉中。大方桌上，摆具食物，琳琅有序，四边还摆有十套个人用器具。坐上席的文士背后，还有一个大石桌，上有琴一张，锦纹琴套一、书一本、古鼎一。大方桌斜下位置，紫薇与翠竹之间，还有一道士、一文士在交谈，显然他俩是暂离坐席。

围绕大方桌及文士，还有五位侍者，其中那位须髯、绿袍的男子，当是一位乐工。他手扶拍板，似正观望宴席的情势。笔者目前所见有关此图的解读，都是将此人作为文士，是误读。

图前景位置，还有五位侍者半环绕着两张小方桌，桌旁桌上还有炭炉、烧水壶、鼎盃、具列、木桶、梅瓶、茶筴、执壶、碗盏等什物，与中景文士、侍者及什物密切呼应。

中，且大方桌上簇竹的都是鲜桃、莲蓬之类，显然此图会已处于酒后的阶段了，主宾所用的饮品自是以能解酒为宜。大方桌上主宾面前的饮品，用的是浅色盏托，前景中的侍者们正在备办的饮品，用的是黑色盏托，显然两者是不同的饮品。但这两者到底是什么饮品呢？

前景左数第二位侍者，可以帮助我们。只见他一手持匕，向碗盏中击拂，一手托盏，这正是最具特征的点茶动作。如北宋蔡襄《茶录·点茶》：“茶少汤多，则云脚散；汤少茶多，则粥面聚。建人谓之云脚粥面。钞茶一钱匕，先注汤，调令极匀，又添注之，环回击拂。”1999年8月，河南登封黑山沟出土的宋代壁画《备宴图》，亦可资参观。所以，可以认为侍者们正在备办的是茶。

而茶自古以来就是消渴、祛热、解酒的食物，如《唐本草》所记：“茗，味甘苦，微寒，无毒。主瘵疔，利小便，去痰热，渴令人少睡，春采之。”又如唐陆羽《茶经·一之源》所记：“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若热渴、凝闷、脑疼、目涩、四肢烦、百节不舒，聊四五啜，与醍醐、甘露抗衡也。”宋人的诗词则更多记载了茶解酒的功效，如北宋人

宋庠《观文丁右丞求赐茶因奉短诗二首》其一：“慧露真腴内消热，可烦霞脚一瓶春。”黄庭坚《品令·茶词》：“汤响松风，早减了、二分酒病。”孔平仲《建茶一首》：“建茶一杯午睡起，除渴调烦无比。”都与此图的情形相映照。

既然已知侍者们正备办的是茶，那么主宾正在用的饮品，如果了解宋人的宴饮习惯，也可以推知了：当是同样可以醒酒的某种汤。如黄庭坚《鷓鴣天》：“汤泛冰囊一坐春。长松林下得灵根。吉祥老子亲拈出，个个教成百岁人。灯焰焰，酒醺醺。壺源曾未醒醒魂。与君更把长生碗，聊为清歌驻白云。”写的就是长松汤解酒胜过名贵的壺源茶。南宋人程瑛《鷓鴣天·汤词》写的则是扶桑榘汤神奇的解酒之功：“饮罢天厨碧玉醪。仙韵九奏少停章。何人采得扶桑榘，捣就蓝桥碧霞膏。凡骨变，骤清凉。何须仙露与琼浆。”

与那位点茶者动作最能对应的，是右手边的侍者。此侍者立于炭炉前，炉上有两个白色的烧水壶，显然，他的职责是候汤。何谓候汤？北宋人蔡襄《茶录·候汤》曰：“候汤最难，未熟则沫浮，过熟则茶沉。前世谓之‘蟹眼’者，过熟



▲ 宋徽宗《文会图》局部

汤也。况瓶中煮之，不可辨，故曰候汤最难。”那两个白色的烧水壶，当为银质，也合于陆羽《茶经·四之器》论鍈之言：“洪州以瓷为之，莱州以石为之，瓷与石皆雅器也，性非坚实，难可持久。用银为之，至洁，但涉于侈丽。雅则雅矣，洁亦洁矣，若用之恒，而卒归于银也。”（《说文》：“鍈，釜大口者。”）

图中最不能让人明了的，就是点茶者左手边，持青花大盆的侍者。他在做什么呢？笔者认为他的职司是熇盏，联系他左右两个侍者的动态：一个在点茶，一个在擦桌子，即可推知。熇盏，现在一般称为温盏或温杯，即预先用热水

将茶盏等烫热。蔡襄《茶录·候汤》曰：“凡欲点茶，先须熇盏令热，冷则茶不浮。”南宋宋之际的王千秋《风流子》：“卷茵停舞，侧火分茶。笑盈盈，嫩汤温翠笠，折印启细纱。”也是说在点茶前，须先温盏。此刻，这位侍者应是刚刚才把熇盏的工作完成，他手持的那个青花大盆，就是用来熇盏的盛具，相当于现如今功夫茶用的茶洗。

如此，宋人茶道的氛围、程式及具体的候汤、熇盏、点茶环节，真是活灵活现，而这这场华美园林中的茶会，不仅有檀板七弦的助兴，还有文人的诗书风雅，委实也是太令人神往了。

故宫博物院藏《春宴图》及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二种《唐十八学士图》中的某些场景，与此《文会图》十分近似。而这些图的情形亦与明张丑《真迹目录》、清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等著录一致。惟张、卞所评之“神品”，现在看来，只有《文会图》不可名状的精微明净能当之，其所表现的茶道情节亦最为精准生动，不仅能与传世相关文献相印证，在某些方面，还有所补充，堪称宋人茶道珍贵的图像记录，殊为难得。

（作者为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副教授）